

【围城春秋】

吵闹爱情

□孔海霞



插图
巴巴熊

【心香一瓣】

端午节时思慈母

□朱立河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生活比较清苦,吃的东西简单,没有现在丰富,孩子们都盼着过节,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最盼的就是过春节,其次中秋节,当然还有端午节。回想起小时候母亲包粽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包粽子需要江米,红枣、红糖、粽叶等原料,那时食品比较短缺,这些东西都要提前备好。那时江米在北方很少见,没有集市,无法买到。有些南方农民偷偷摸摸带着少量江米走街串巷与居民兑换北方的白面或大米,我记得大概用三斤面粉能换一斤江米,母亲这时候会毫不吝啬地换上七八斤。我的邻居颜婶老家在浙江,也时常送给母亲一些江米。红枣一般是农村老家来人捎来的,母亲都悄悄地藏起来,到端午节前才舍得拿出来。

端午节前两三天,母亲就开始准备了,用洗衣的大盆将粽叶浸泡,江米、红枣洗净,再准备好包粽子的麻绳,住在隔壁的颜婶、贾婶都来帮忙。那时居住的都是平房,前后有院,她们就在后院有说有笑地包着,一晌午就能包一大盆。晚上,母亲将包好的粽子在蜂窝煤炉上煮一夜,那粽叶的香味,袅袅地从灶台上飘出,夜里醒来闻到这香味,我就跑到厨房想先尝一口,这时母亲仍在炉旁看着,忙碌着,笑骂道:“小馋猫,还没熟呢,明天一早吃。”

清晨,看到已煮好的香喷喷、热乎乎粽子,真是麻线缠绿叶,玲珑淡雅至,就像一件件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舍不得剥而吃之。记得宋朝词人陈义《菩萨蛮》这样描述香粽:“包中香黍分边角,彩丝剪就交绒索。”吃到嘴里,香甜黏腻,回味无穷。

到了九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市场上也有卖粽子的了,母亲说买的不好吃,不如自己包的好吃、实在。每到端午节,母亲仍要张罗着自己包,这时花样就多了,有红枣的、红糖的、豌豆的、红小豆的……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细绳捆绑分类。

如今,母亲去世已八年,每到端午节我久久沉浸在往事中,忆起母亲忙碌的情景,仿佛看到她那布满老茧的手,也不由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

我爹长我娘八岁。我娘一直觉得自己亏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嫁个老头,还是二婚的老头。提起往事,我娘会埋怨当初逼迫她结婚的长嫂,会哀怨当时家庭的困苦窘迫,会气愤于我爹相亲时的伪装虚假,会心疼我姥姥的无奈无助,总之,我娘一枝花,一不留心,被我爹这头老牛给啃了,亏大了!

我爹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有工作,有祖宅,虽然当时年龄大点,也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若不是我娘的长嫂来劝说他娶我娘说得泪眼婆娑,情真意切;若不是我爹婚姻受伤,形影孤单,空虚寂寞;若不是我娘相亲时看起来温柔善良,知书达理;若不是我奶奶命令强制,严声厉语,他才不愿要这个乡下丫头。总之,是我爹这个有房子、有工作的城里人,被农村我姥姥家的人骗了,被我娘骗了,娶了我娘,亏大发了!

结果,就生下了我们仨。

整个童年,我只记得他们的吵吵闹闹,好像所有的事情,最终只能以吵闹的方式解决。我娘有个性,不服输:我爹邪性,更不服输,尤其不肯向我娘这个乡下人服输。他们的矛盾自觉升级到

阶级高度,这是城市人和乡下人的矛盾!什么事,什么话,说着说着,声调就高起来了;你声音高了,我不能服输,我声调更高,越来越高,就吵起来了,吵啊吵啊,闹起来了,闹啊闹啊,打起来了。我娘肯定吃亏,但我娘不服输,她便在家里的花盆底下,床底下,门后、桌子底下所有她觉得能伸手够到的地方放了小木棍,到时候顺手摸起一个,都能当成倚天剑屠龙刀,随便耍个剑花,就能把我爹杀得落花流水,噤里啪啦……

然而两个人虽然在家里吵得不亦乐乎,在外面却做得风生水起,人皆羡慕。他们硬是白手起家,自己开了缝纫铺子,通过自学,一个裁剪,一个缝纫。生意红红火火,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慢慢地,我长大了,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相互厌恶的,否则怎么能吵吵闹闹,没完没了?

有一天,我爹给我打来电话,语声惊慌失措,还带着哭腔:“闺女,快来啊,你娘胳膊摔断了,怎么办啊……”我很诧异,问起前因后果,原来我娘要去亲戚家,我爹非要亲自骑电动车送她,路中间因施工有个三尺深的大坑,我爹没看见,直冲过去,我

娘眼尖,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竟然把车推开了。我爹只是摔倒,我娘却掉到坑里面,摔断了胳膊。

我娘看到我,立刻泪眼蒙眬地告状:“闺女,你看你爹把我胳膊摔断了,这个老东西太坏了!”

我爹这次竟然没有反驳,只说:“还不如我掉进坑里去……”

这次,老爹是真愧疚了,在老妈养伤期间,炒菜、做饭、端茶、倒水、换药、护理,他一个人全包了,把老妈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这期间,两个人还是不停地吵吵闹闹:“孔老头,我就是不服你,你再欺负我,我和你没完……”“你这个老婆子,再叽叭歪歪地惹我,我不管你了……”

如今,我仍旧在目睹他们的吵吵闹闹,已经习以为常,可是我儿子的一句话却让我醍醐灌顶,儿子说:“姥姥、姥爷那是真恩爱啊,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姥姥、姥爷若是不打不闹,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味道’了!”

爱情真奇妙,既能让两个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能使他们宛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般的吵闹无休止。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相濡以沫、至死不渝的温情与执着。

【成长在英国之二十六】

和孩子一起探讨网络安全

□戴群

很多父母担心孩子上网时的安全问题,也常有网络犯罪事件见诸报端。与其担心,就不如和孩子一起探讨一下网络安全的问题。在英国,学校都会对学生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有的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有的是电脑课程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儿子最近参加一个全英青少年种子运动员的培训,带回一份有关知名运动员的上网安全建议,很有参考价值,简单翻译如下:

要做的事:

1. 做你自己,让你的个性发光从而享受网络社交。比如用些笑脸符号,这样会让你自己更容易被人接近,人们更愿意和你聊天,向你提问题。
2. 在你发出任何言论时,一定要想到这是公共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将你说的发到媒体上。媒体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社交网,并把你的话作为引用言论,所以要三思而后行。澳大利亚三枚奥运金牌得主 Stephanie Rice 因在 Twitter 上发表不合适的言论而丢掉了第一个最有实力的赞助商。
3. 只有你自己对你发出的言论负责,所以要谨慎。如果不确定,就不要发。英国曲棍球手 Dimitri Mascarenhas 曾对国家曲棍球教练有不满言论,被罚一千

镑。

4. 让你的粉丝和你一起分享你的成长历程,让他们看到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成功的运动健将,把你的体验,成就和大家分享。
5. 人们想知道的不仅仅是一些数据,更关心你的个人经历和内心感情,所以不妨谈谈你的运动之外的业余爱好和生活。
6. 永远说实话,尽快修正自己的错误。修正错误时一定要提到当时发出的错误言论。
7. 定期发帖。你越和你的粉丝有互动,越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更多的粉丝会更频繁地来你这里。
8. 如遇任何问题或者让你不舒服的言论,或者认为有人需要帮助或面临危险,要及时向管理机构举报。

不要做的事:

1. 不要对其他运动员、你的对手、国家、组织或者品牌商发表任何负面评价,你的任何负面评价都可能被人进一步曲解和利用。永远记住,你就是你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代表。
- 我儿子的一个小对手的父亲曾经在社交网络放了一张大赛时拍的我儿子的失利照片,并配有一些不合适的言论。因儿子是未成年人,这个父亲未经我们

同意乱发我儿子照片就是犯了法,被我们告到英国相关机构,保护了儿子的利益。记住,保护自己,也永远不要伤害别人。

2. 不要忘记你的对手也在看你的帖子。你的负面情绪、消极训练、抑郁和缺乏自信都可能会给你的对手增加自信。英国一位奥运金牌得主打败了自己的对手后说:“看到了对手的博客,感觉到那个对手原来并不是战无不胜,他有着自己的怀疑和内心的焦虑。”
3. 不要说脏话!即便是代表脏话的符号都要避免,也不要卷入和粉丝的争吵,要告诉他们你在认真听,用积极的态度影响别人。
4. 永远不要认为你删掉的帖子就永远消失了。在社交网上,想彻底让一个帖子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5. 不要把自己的个人隐私发到公共网络上,比如详细地址等。也不要鼓励其他人这样做。
6. 虽然大家都用的是口语化的语言,但要尽量减少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你的粉丝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要给他们树立榜样。
7. 如果提供任何链接,一定要先确定该链接没有不合适的内容。

家事

【往事悠悠】

割麦

□郑云霞

上小学的时候,每到割麦季节,学校里都会放假,叫麦假。

麦子还未熟的时候,父亲就把镰刀拿出来,在晚上把松动的刀把固定好,然后找出磨刀石。煤油灯下,他骑坐在长凳上,两手握着镰刀的两头,弯腰磨起来。磨几下,用手往磨刀石上擦一次水,最后,用大拇指在刀刃上刮一下,试试是否锋利。煤油灯把他的影子照得很大,那阴影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

割麦的早晨,天还未亮我就被母亲喊起来,跟着父亲去地里。一路上,我一只手抱着镰刀,另一只手揉着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父亲。可是一到地头,看着那片金灿灿的麦田,听着麦浪刷刷的声音,我的瞌睡、迷糊都没了,代之以无尽的兴奋和喜悦,等不及父亲抽完一袋烟,我便开始弯腰割起来。

父亲看我已经开始了,抬起脚,把手里的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磕,放在一边,又往手里吐口吐沫,搓一下,拿起那把大大的镰刀弯下腰开始割麦。我一般是揽着两行割开去,父亲是能揽多少就揽多少。只见他右手挥舞着那把弯月形镰刀,左手揽着一大把麦子,镰刀在贴近地面的地方往怀里一拉,眨眼工夫,一小片麦子瞬间倒地,整整齐齐。不一会儿,他的身后就有一大片麦子倒在地上。即便如此,我的速度也比他快好多。

来回割上那么两三趟,我就累得不行了,腰疼,手也疼,胳膊上还被麦芒划出一道一道血印子,生疼。太阳升得很快,像个大火球,向地面喷着热气。我刚开始的那股兴奋劲也没了一大半。我故意磨蹭,等父亲赶上我,我再跟他并排着割。常常是父亲的镰刀伸到我这边来,替我割一行去。有时父亲看我实在累了,就对我说:去地头喝口水,歇歇吧。我如大赦般扔下镰刀,雀跃着奔到地头,跑来跑去挑地边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麦子,用手搓着吃。父亲依旧刷刷地割着麦子,不抬头,也不停留,只偶尔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脸上的汗。在他那年年轻强壮的身体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玩够了,也吃够了,估摸着母亲该来送饭了,就又赶过去跟父亲割麦子。

每次,母亲送来的早饭都是窝窝头和咸菜,还有粥。遇到条件稍微好点的年景,会在窝窝头里加点点子面。父亲见我撅起嘴,不情愿地拿起窝窝头,就端着大海碗一边呼噜呼噜地喝粥,一边说:再等会儿,麦子下来了,咱就可以吃白面馍馍了。我嘴里含着窝窝头,急忙问:我们以前总是只吃几天白馍馍,那今年的麦子我们能吃多长时间啊?能吃到过年吗?父亲看看母亲,又扭头看看地里的麦子,嗔嗔着说:够呛!

看着成熟的麦子,父亲从来都没有坚定地对我说过:能。那些年对白面馍馍的渴望和现在吃腻了的白馒头,经常在我脑子里来回转换。更难忘的是,与父母,与故乡,那种相亲相依的童年情景。

家事版投稿邮箱

jwqp@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家事投稿”